

卷之三
春溫子訣



春溫三字訣

成都張子培先生著

溫為病雖分類。後世有風溫濕溫暑溫瘟疫等名。方書更創出大頭疮瘡等溫。名愈多。治愈亂。予所論者風溫也。知此則一以貫之矣。

當顧名思其義。既曰溫。則非寒矣。今醫之不能治此。由於不識其名耳。名且不識。從何施治。

仲景書發凡例。仲景太陽篇一節。為溫病之祖。傷寒論中特為提出立論者。謂此症與傷寒迥異也。不出方者。謂書本為傷寒而作。論少方少。恐其掛一漏萬也。論多方多。恐其強賓壓主也。

後之醫仍寒治。劉河間。張子和。李東垣。朱丹溪。辨焉不精。語焉不詳。然猶不敢妄用參朮薑附也。至張景岳薛立齋輩。則妄用矣。仍是治寒法也。

方藥雜死亡繼。後人九味羌活湯。參敗毒散。逍遙散。香蘇飲等。皆知不敢用。麻桂而設似已窺見一斑。然而仍用辛溫。百治百死。不過較用參朮。差緩須臾耳。

傷心目三字作仲景本論。祇九十二字。宗字是溫。字字不是寒。令人以治寒法治溫。百治百死。即有身體強壯。幸而不死者。則有拖延時日。傾破家產。邪熱久留於臟腑。新邪引動於經絡。至他年重感。亦必身死。滔滔皆是喚醒無從。予目擊心傷。此所以有三字。

訣之作也

何謂溫溫是熱。既名曰溫則非寒也。今醫强名此症為寒火。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矣。與傷寒殊懸絕。如此辨明而仍以寒法治溫病。用桂枝湯。麻黃湯。葛根湯。小柴胡湯。不肯用心。甘願殺人者。吾知其報在子孫矣。行道者宜何如之兢兢哉。

初起時口渴別。傷寒初起不渴。溫病初起即渴。以此分別然。溫亦間有不渴者。但渴者多。不渴者少耳。

不惡寒惟發熱。仲景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名曰溫病。共十六字。另有注在後。按漢文簡質。此症初起多有微惡寒者。斷無不發熱者。但二三日則全不惡寒。惟發熱矣。此症初起間有不口渴者。但二三日斷無不渴矣。且傷寒多左手脈大於右手。溫病脈多右大於左。溫病初起多兩寸脈大右寸尤盛。

附子培註仲景原文單行為原文雙行為予注

張子培曰。悟溫病者古有劉河間等。今有薛生白等。然亦未將太陽病溫病五字分清。夫既曰太陽病矣。何得發熱云云。又曰。溫病。今特拈出。以見狂瞽者之千慮一得。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前有明病訓矣。且太陽病初起斷無渴症。今雖形似太陽病而實則非太陽病也。吾得確而指其名曰。是即內經冬不藏精春必病。溫病。

麻杏湯。有神力。用麻黃湯桂枝湯者無論矣。用人參敗毒散逍遙散者。亦以五十步笑

百步也亦可無論。即薛一瓢之前胡桑皮鈎藤等葉天士之桑葉菊花牛蒡等吳氏祖薛葉二家用銀翹散桑菊飲可謂此症暗室一燈然予以為不如仲景麻杏石甘一分为如神也。故予每用銀翹桑菊二方皆加生麻絨七八分或一二錢功效倍於本方百倍。但此症初起麻黃可用至二三日後舌變胭脂色則風盡化熱矣。麻黃斷不可用。用必危殆以麻黃太熱故也。

或銀翹或桑菊銀翹散為辛涼平劑桑菊飲為辛涼輕劑白虎湯為辛涼重劑。吳鞠通用法也。妥甚。

以辛涼解表劑或謂傷寒宜解表溫病忌發汗夫傷寒解表令出外也然則溫病忌汗今內入乎不通之甚蓋傷寒以辛溫解表溫病以辛涼解表解表同而辛溫辛涼大異焉昧者無論矣乃高明之家亦出此語甚矣積習之難除也。

誤辛溫變重病辛溫平涼乃此症之生死關頭也時醫畧而不講久矣。

小遷延大殞命言誤治之害有如此者但近日醫家不究見識之非病家不悟醫人之誤皆曰生死有命吾亦曰生死有命而已。

口大渴津液傷此症始終以救津液為主甘寒法也陳修園謂四逆湯麻黃附子細心湯等以附子而救津液雖在傷寒終屬強解況溫病乎令人一見溫病陽極似陰妄引陳氏言竟用薑附著眼著眼

或白虎承氣湯。此症若先以辛涼解表，繼以苦甘化陰等法，無不愈矣。因誤治變重，非二湯力不能勝。

雖飲熱亦屬陽，間有口大渴而飲熱湯，不肯飲冷，且畏飲冷，更有舌為沸湯起泡者，此陽極似陰重症也。時醫一見飲熱，皆謂陰症，妄投桂附，下咽立斃，特為拈出，切忌切忌。治之法急下良，急以三承氣湯選擇用之。或白虎亦有用者，但此法祇可用在風溫，若別症喜熱，多屬陽虛，本宜薑附，妄用承氣立斃，慎之。

若譖語舌紅黃，此症全憑驗舌，初病多無苔，然舌色必紅，便宜辛涼解之。半表半裏，則白入裏則黃，甚則黑色難治矣。

在包絡，非胃腸，傷寒譖語，承氣下之，邪在腸胃也。此症邪在包絡也，非一下可解，竟用承氣誅伐，無過也。特為拈出。

用紫雪清宮湯，輕症清宮湯，又清絡湯可愈。若重症則不可持矣。須得紫雪與至寶，及牛黃。紫雪、至寶丹、安宮牛黃丸三方，芳香解穢，清輕透絡，鎮重安神，寒涼退熱。真此症起死回生神方也。

至病久，氣液損，傷寒傷陽，故用甘溫，溫病傷陰，宜用甘寒。又此症之生死關頭也。切記宜甘寒，補而潤。如復脈湯去薑桂大棗，竹葉石膏湯去半夏，甚去人參，甘寒法也。即喻切記。

嘉言清燥救肺湯亦可間用。若氣液傷損兼大熱譫語是體已虛邪仍實之候最為危險。予每用炙草五六錢以大補中氣生地麥冬各一二兩以滋陰液大黃芒硝各四五錢及七八錢以蕩實邪應手而愈多矣。但症危如此必憑脈以驗症脈弦者坐脈濶者死脈弦為陰氣未盡脈濶為陰血已竭所謂陰症見陰脈是也。

即下利二甲症傷寒下利非白通四逆不能回陽此症下利只用龍牡鎮濶存陰而已不用溫補也然此就久下利而言故用堵濶法若在病初身熱口渴下利舌齒胸痞脈數此又溫邪下注大腸之症所謂協熱而利是也當用黃芩葛根結梗豆卷之屬以利泄溫邪二症辨之不清生死立判矣。

變紛更此大概予所閱歷者有用大黃七八錢芒硝四五錢下至二十餘日而愈者成都府庠生百善敘州府庠生張正是也有先用芒硝大黃三五錢服一劑而病大增次日衆謂藥誤予謂病重薦輕硝黃各加一二倍而愈者蓋署典史林竹齋華陽監生江曉帆是也有病已大減而為寒阻遏下不能通先用理中微加附子一小劑以驅其陰腸痛即止更用六味湯加大黃以養陰蕩邪一劑而愈者則彭雲峯之長子也有誤汗誤下誤用滋膩誤用苦寒病至十五六日壯熱不解予自遠歸遵喻嘉言先生法用麻黃附子細辛湯一劑而熱清去十之八九後用四陽法畧帶滋陰施治半年餘而愈者則予子小培也按後二法風溫中一見者不可輕用凡此者不可勝數蓋此症變遷極速極歧茲不過

言其大概。然而會心者處處與傷寒對看可即始以見終矣。

知寒溫能涵益。凡病不外陰陽。知治傷寒能治陰病矣。知治溫熱能治陽病矣。雖有陽極似陰。陰極似陽。陽七陰三。陰陽錯雜之不同。而理本一貫。認的陰陽。投無不利矣。一切病迎刃解。此二病萬病之綱也。綱舉則目張。萬殊可歸於一本。目張由綱舉。一本可發為萬殊。即以此症而推彼。如吳又可所論之溫度。是天地之屬氣。刀兵饑饉之餘。人從口鼻而受者。老子所謂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是也。其症大寒大熱。口渴身痛。脈浮洪而數。全類傷寒風溫。惟初起滿口舌胎白而且厚。或有黃色甚則黑矣。面如油垢。即是的症。用達原飲如神。且非此無以搗銳而攻堅。彼陳修園吳鞠通舒馳遠輩。竭力訾試。胡為哉。又如疣瘡。瘧初起與寒溫同。惟頭面疣瘡如無名腫毒然。用銀翹桑菊二方加減亦效。然不如升降散之靈妙敏捷也。又如濕溫初起與前三症亦同。但舌上有苔而薄。胸膈痞悶。口渴不喜飲水。即飲水亦不能多受為獨異。或四肢骨節麻木酸痛。法宜辛涼淡滲。如滑石木通杏仁半夏及苡仁厚朴竹葉菊花荆芥之屬。秋燥初起以肌膚燥憊。神氣衰少為獨異。有外感者。蘇葉荆芥薄荷玉竹石膏梨皮麥冬貝母之屬。無外感者。喻氏清燥救肺湯。滋液救焚湯之屬。法宜辛涼清潤。一切外症可由此正面推即一切內症可由此反面推矣。但難為不肯讀書不應用心者望也。

麻杏石甘湯

麻黃四錢 杏仁三錢 石膏八錢 生甘草

張子培按 分兩必須因病輕重

加減不可竟用古法。

辛涼平劑銀翹散方 連翹一兩 金銀花一兩 苦桔梗六錢 薄荷六錢 竹葉四錢 芍藥四錢

生甘草五錢 淡豆豉五錢 牛蒡子六錢

右杵為散。每服六錢。鮮葦根湯煎。香氣大出。即取服。勿過煮。肺藥取輕清。過煮則味厚而入中焦矣。病重者約二時一服。日三服。

夜一服。輕者三時一服。日二服。夜一服。病不解者作再服。益肺位最高。藥過量則過病所。少用又有病重藥輕之患。故從普濟消毒飲時時輕揚法。今亦間有辛涼法者。多不見效。蓋病大藥輕之故。一不見效。遂改弦易轍。轉去轉遠。即不更張。緩延至數日。纔必成中下焦矣。胸膈悶者加藿香三錢。護膻中渴甚者加花粉。項腫咽痛者加馬勃元參。劙者去芥穗豆豉。加白茅根三錢。側柏葉三錢。施子炭三錢。咳者加杏仁利肺氣。二三日病猶在肺。熱漸入裏。加細生地麥冬保津液。再不解。或便短者。加知母黃芩施子之苦寒。與麥地之甘寒。合化陰氣而治熱淫所勝。張子培曰。按此病初起用此方。每加麻黃一二錢。功效倍捷。但三四日後舌變紅黃。則不可用矣。

桑菊飲方 杏仁二錢 連翹一錢 薄荷八分 桑葉二錢 苦桔梗二錢 黃菊花一錢 甘草八分 蓼根二錢

右水二盞煮取一盞。日二服。二三日不解。氣粗似喘躁。在氣分者。加石膏知母。舌絳暮熱邪。初入營。加元參二錢。犀角一錢。在血分者。去薄荷。葦根。加麥冬細

生地玉竹丹皮各二錢。肺熱甚加黃芩。渴者加花粉。

白虎湯方 石膏八錢 知母三錢 生甘草一錢 半白梗米四錢

調胃承氣湯方 大黃四錢 洗浸炙甘草二錢 芒硝二錢

小承氣湯方 大黃四錢 厚朴二錢 枳實一錢

大承氣湯方 大黃四錢 洗酒厚朴三錢 枳實三錢 芒硝三錢

紫雪丹 張子培按局方原
有黃金百兩更妙

滑石一斤 石膏一斤 寒水石一斤 滋石一斤

水煎二斤 清煎去渣入後藥

犀角

五兩 沉香五兩 丁香一兩 升麻一兩 元參一斤

羚羊角五兩 木香五兩 炙甘草半斤

以上八味並搗剉入前藥汁中。煎去渣入後藥。朴硝硝石各二斤。提淨入前藥湯中。加大煎。不住手將柳木攪候汁欲凝再加入後二味。辰砂 細研麝香一兩二錢研細
入前藥拌勻

合成退火氣冷水調服一二錢。

清宮湯 元參心三錢 蓮子心五分 竹葉捲心三錢 連心麥冬三錢 連翹心二錢 犀角尖

二錢 加減法。熱痰盛加竹瀝梨汁各五匙。咯痰不清加括蘿皮一錢五分。熱毒盛加金

汁人中黃漸欲神昏加銀花三錢。荷葉二錢。石菖蒲二錢。

清絡湯 羚羊角三錢 川貝母二錢 連翹二錢 連心麥冬四錢 知母二錢 石斛二錢 青蒿

二錢 花粉二錢

至寶丹 犀角一兩 硫砂一兩 琥珀一兩 研成末。牛黃五錢 麻香五錢

以安息重湯



燉化和諸藥為一百丸。蠟護。

安宮牛黃丸 牛黃一兩 鐘金一兩 犀角一兩 黃連一兩 碎砂一兩 梅片二錢 魔香五分 分
真珠五錢 山梔一兩 雄黃一兩 黃芩一兩 金箔衣 右為極細末。煉蜜為丸。每丸一錢。
金箔為衣。蠟護。虛者人參湯下。脈實者銀花薄荷湯下。每服一丸。兼治飛尸癲厥。五痛。
中惡。大人小兒痙厥之因於熱者。大人病重體實者。日再服。甚至日三服。小兒服半丸。
不效。再服半丸。

復脈去薑桂湯 炙甘草六錢 乾生地六錢 生白芍六錢 麥冬五錢 存心 阿膠三錢 大麻仁三錢
竹葉石膏去參半湯 鮮竹葉三十片 石膏八錢 麥冬五錢 去心 炙甘草二錢 穀米八錢
清燥救肺湯 霜桑葉三錢 石膏二錢 甘草生一錢 黑芝麻三錢 人參七分 麥冬一錢 存心 半杏
仁皮一錢 去皮尖 真阿膏一錢 枇杷葉一錢 痘多加貝母。血枯加生地黃。熱甚加犀羚二角。
二甲湯 生牡蠣八錢 生鱉甲四錢 再加龜板四錢。名三甲湯。

達原飲 桔梗二錢 厚朴一錢 草果仁五分 白芍一錢 知母一錢 黃芩一錢 生甘草五分
升降散 白僵蠶酒炒二錢 蟬蛻一錢 薑黃三錢 生大黃四錢 細末分四服。冷黃酒一盃。蜂
蜜五錢沖下。

資液救焚湯 生地黃二錢 取汁連心麥冬二錢 取汁生犀角磨汁三分 生薑汁二茶匙 真阿膠一錢 炙甘草一錢 麻仁一錢 柏子仁七分 人參一分 乳拌一錢 紫石英一錢 滑石一錢 寒水石一錢 分俱打

碑不
為多

五味子三分

子培按五味子培按新水亦可不用

右除生地麥冬犀角生薑四汁及阿膠共八味用名山

泉水

子培按泉水亦可

四茶盃緩煎至一茶盃半瀝入四汁及膠再緩大畧煎至膠化斟入

牛黃末五厘分二三次熱服

張子培曰按諸方不止治一溫病而治溫病者亦不

此數方已也然能由

此數方對面旁面側面而會通焉則謂數方為萬病之權輿可也

僅溫病云乎哉不然刻舟求劍即溫病亦一步不可行也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麻黃湯

麻黃湯
水煎服。每服四茶盃，緩煎至一茶盞半。透人四肢及腰背，再緩火，畧煎至腰化時。
半身五虛症，二三次熱服。張仲景曰：「此方之主病，非能治寒，能治溫也。」
此方之主病，非能治寒，能治溫也。
此方之主病，非能治寒，能治溫也。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痢症三字訣

蜀天彭唐容川先生著

痢為病。發秋天。古名腸澼。又名滯下。今名曰痢。以其下痢而又不爽利也。與洞瀉相別。天淵。四季皆有此症。惟秋時此病為更多。

金木滯溼熱煎。所以秋時此症更多者。蓋五行之序。由春入夏。為木生大熱氣。主事之時也。由夏至長夏六月。為大生土。是為溼土主事之時。熱來蒸溼。合氣為暑。故六月節名小暑。大暑。至立秋以後。則土來生金。溼熱當止。故其節名處暑。言暑氣自此止也。暑止則熱氣變為涼氣。而涼風至矣。溼氣變為清氣。而清肅下降矣。如此則秋金氣旺。木火自戢。中土不致受邪矣。若其人之肝木太旺。遇金來制之。而木不受制。遏鬱生火。則熱氣不退。火反克金。金氣不得清肅。因之溼亦不化。與熱相蒸。蘊結血氣於三焦腸胃之間。釀為腐穢膠粘之汁。則成痢矣。

肝迫注。故下逼。肺收攝。故滯塞。人身肝主疏泄。疏者條達而上也。泄者順利而下也。木氣不疎則鬱。鬱者草木多而壅遏也。木氣太泄則暴注。暴注者泄力太過之故也。然使金不與木爭。則泄而不欬。何至滯塞哉。惟當秋金收斂之令。肺金不應受邪。故金必與木爭。木愈泄。金愈收。是以逼迫難治。而成其裏急後重也。

白氣腐。紅血潰。俗以白痢為寒。非也。白痢只是氣分之熱。腐化成汁。有如烈日流金燦

石也。今之治白痢者，每用薑桂吳萸而咸死證戒之，蓋紅白二色不分寒熱，只分氣血而已。陳平伯云：調氣則後重自愈，血和則便膿自除，可謂得法。

病在脾治肝肺。凡瀉泄之症皆出於腸胃，而胃與大小腸又皆統於脾經。故此痢症亦無不歸屬於脾者。然其致痢之由，實不責脾而責在肝肺。肺金不能顧母，肝木鬱而剋土，以致脾土受邪。但當治肝肺，則脾經自治。

初發熱或惡寒兼疎表。柴葛餐。病症初起而發熱惡寒者，乃內有鬱熱外感風寒，寒能閉大風能煽熱，互相蒸發，是生寒熱宜兼疎其表。用葛根黃連黃芩湯。柴胡荆芥湯，或人參敗毒散加黃芩亦效。

三五日病歸裏，但治內無外馳。痢症在三五日後，雖有發熱惡寒等症，亦由邪歸腸胃，蒸發於外，其責專重在內。但當清裏，裏氣一清，則外之寒熱自除，不可發表反傷營衛，以致津枯血竭也。

西醫云：腸胃炎膜油腫，潰痛兼中。中國自宋元後，皆不知痢症何故腹痛，何故便膿，至有以便膿為虛脫，以腹痛為中寒者，誤人不少。惟西醫法將痢症病死之人剖割視之，見其腸胃發赤，膜油發腫甚，則潰爛乃知腹痛便膿之故矣。此說似奇實正，蓋油膜者，脾經所屬也。肝火從肝木入膏油，蒸發紅腫，肺金不能利水，水火蘊結在油膜中，而油膜又全連腸胃，是以腸胃赤腫發痛甚，則潰爛與寒中洞泄迥然不同。

治白痢。主肺氣。白虎湯。銀菊。貴。輕病用銀菊散。重者宜白虎湯。專清肺金。加杏仁厚朴。桔梗。以利肺氣。使不收濁。加白芍。黃芩。甘草。以平肝。使肝木不侮肺。脾土不受剋。則愈如小便不利。再加桑皮。滑石。外有寒熱者。可加葛根。

治紅痢。主肝血。白頭湯。守圭臬。白頭翁無風獨搖。有風不動。一莖直上。能引肝氣上達。使不下迫。則後重自除。芩連黃柏大瀉肝火。大清血靜。則紅痢自止。此仲景大法也。余嘗用金花湯加炒荆芥。地榆。歸尾。梔榔。杏仁。白芍。青蒿。亦是白頭翁湯之意。閉迫甚。不得通。生大黃。暫一攻。世傳黃連黃芩生大黃。吳茱萸為治痢。霹靂散。暫用多效。然痢症是蘊釀糾結之邪。非剽刲所能除。甚有久服大黃而反致死者。津血被奪。故也。惟遇閉迫太甚。求通不得者。於各藥之中。暫加大黃一攻。亦常得效。

喜開達。杏桔蘇。萬荷菊。葛麻扶。內閉者宜開。下迫者宜達。開之當從肺治。宜桔梗。杏仁。貝母。以制肺氣。使不收濁也。達之當伸肝鬱。宜白頭翁。柴胡。皆上莖直上。能升清陽。惟二藥鮮真者。余每用荷莖黃菊。老蘇根。葛根。天麻代之。皆能伸木鬱而解下逼也。喉痛。嗰。是奇恆症。多死。藥難憑。痢症。喉痛。氣嗰。喘逆者。名奇恆利。以其異於常痢也。是火逆攻肺。有立時敗絕之勢。仲景云。急下之。宜大承氣湯。然病此者多死少生。若噤口。津液傷不速治。膺胃腸。諸病不食。皆是中寒。惟痢症噤口不食。是胃腸熱灼。津液不升。舌乾咽澀。食不得下。西醫言人之食皆胃津液吸之也。此症胃津灼枯。是以噤

不食。喻嘉言倉廩湯循名失實。朱丹溪石蓮湯依稀彷彿。皆不知胃津用事之故也。此時沃焦。救焚若遲。不及則腐腸爛胃而死。世之用香砂橘半者。不知悞殺多人。試看噤口必舌上無津液。但令津液蓋過舌心。則食即下。百驗不爽。分為舊說所悞也。救胃煎。開噤湯。毋利水。免津傷。痢症嘔吐。是大逆拂鬱。宜三黃酒止嘔。即進食此非真噤口也。惟不嘔不食。舌上無津。是為真噤口。宜救胃煎。開噤湯。大生津液。以救腸胃。凡泄皆宜利水。惟痢症膠結之邪。只當滑以去者不可滲利。反傷津液也。食已進痢未止。宜分消。亦利水。痢症不可利水。自是一定之法。然既服寒涼藥後。陽骨中津液已存。而利猶不止者。亦可兼利小便。使溼熱之邪分消而出。蓋不利水者。但清其腸胃也。而兼利水者。是兼清其膜油也。且止宜潤利。加滑石車前防己木通之類。而不可燥利也。醫者知之。

痢既愈。當補脾。喜歸地。忌薑桂。痢後當補脾陰。宜歸地養榮湯。而不當補胃陽。故薑桂砂陳朮苡苓附。皆非所宜。惟用白芍。當歸。麥冬。人參。玉竹。山藥。石斛。黃精。山萸肉。一派滋養脾陰之藥。則大能補益。令人肥健。

若休息癆。熱藏逾時發。攻下良。或逾時逾年。而又復發。名休息痢。謂其已休止。而又復生息也。是寒熱留伏於膜油隱匿之地。仲景云。宜承氣湯下之。時功用黃連末。調羊脂服。余每用清甯丸日服八分。或當歸蘆薈丸多服。皆效。